

中原收藏

小小说

书法家

李培俊

赋》。扔下笔,成砚已是满头大汗,细密的汗珠凝于鼻尖,在灯光下晶亮闪烁。奚老竟是一声惊呼:“大气磅礴,你们这里藏龙卧虎啊!”

能得奚老如此肯定,如此夸赞的人,犹如凤毛麟角。成砚的书法想不火都难。

就在这时,成砚接到老伴电话,说是晾出去的书法丢了。成砚说,丢了就丢了,又不是什么宝贝,不值几个钱的。老伴说,我……我报警了。成砚恼恼地说,多大个事,报的哪门子警,惊天动地的,值吗?

书法是小区保洁员老赵拿走的,小区的监控录像显示得一清二楚。老赵两口子在小区做了4年了,儿子离异,把个5岁的孙子甩给老两口。老两口做保洁的时候,5岁的小孙子就在一边玩,或折个纸飞机,或搓个小泥球。小家伙虽然衣衫破旧,长相却十分清秀,稚嫩的小脸充满了新鲜和好奇。成砚对办案的民警说,算了,不就几张字嘛,拿就拿了吧,别追查了。办案的警官姓王,人很胖,也很严肃。王警官说,你就算算了?立案了知道吗?局里已经请了专家判定案值,数额大的话是要判的。成砚就问请的哪个专家,王警官说,北京的,奚老。成砚沉默了,他知道奚老的为人,是个半点假话不讲的直性子,根据省城笔会上对他书法的喜爱程度,一幅字至

少给出两万价格。那么四幅呢?就是8万,这不数额巨大了吗?够老赵喝一壶了。

对于成砚来说,这是个绝好的出名机会,奚老的结果一出,毫无疑问,成砚必然大红大紫,前来求画之人定会挤破门槛……成砚再也不是籍籍无名的人了,是大书法家了,是大名人了……

入夜,成砚在窗前站了很长时间,白色的地灯映在成砚脸上,有种病态的惨白。迷蒙灯光中,那个老赵的小孙子竟然出现在成砚的视野中,小家伙摇摇晃晃,在向成砚招手,微笑。成砚知道,这是幻觉,那个朦胧中的小家伙其实是一株静止不动的小叶柳。离开窗口的时候,成砚狠狠骂了老赵一通,他妈的,想要字找我呀,我能不能给吗?偷什么偷呀你?

成砚怎么找的奚老没人知道,怎么给奚老说的,也没人知道,反正,成砚的书法作品被奚老定为200元一幅。王警官不由“嘿”了一声笑了,他妈的,这不是一张废纸嘛,忙乎个什么劲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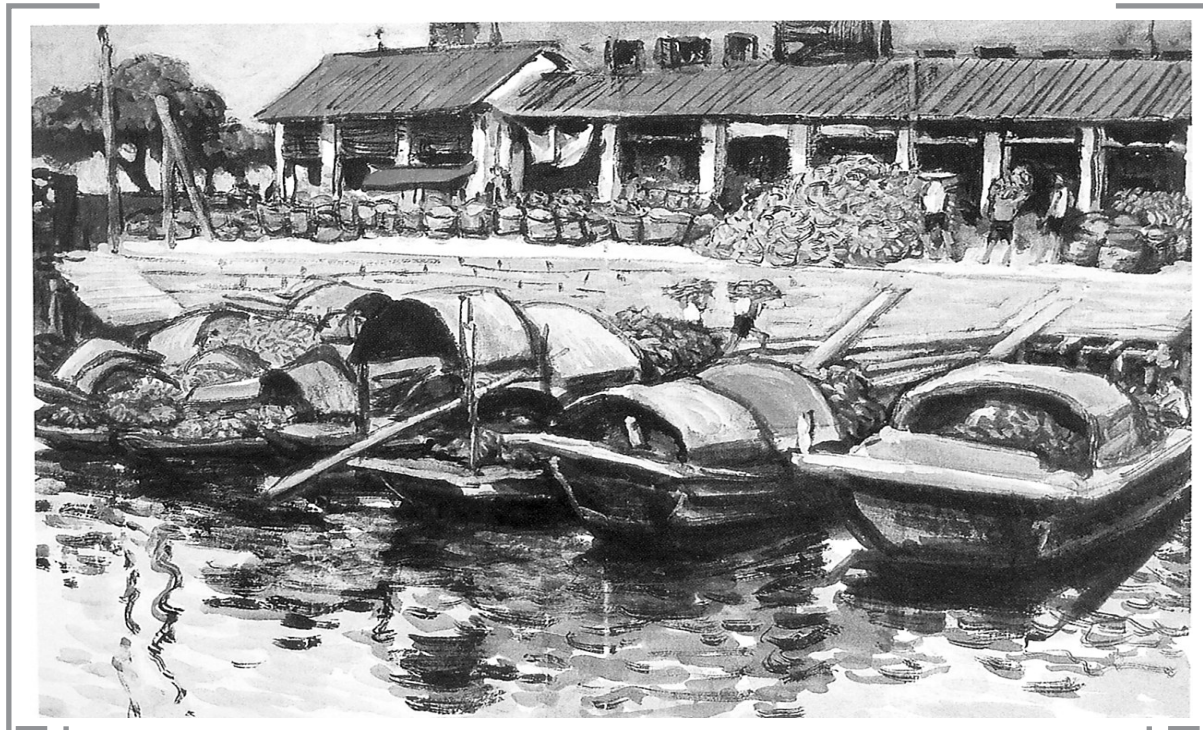
奚老离开省城前,专程到成砚家里来了一趟,看望成砚,他对前呼后拥的人说,我说两句话,第一句,还是笔会上那句,你们小城藏龙卧虎;第二句,字如其人。说完,奚老把手抚在成砚肩上,使劲按按,把头点得捣蒜一般。



袁伯泉的画

袁伯泉(1897~1975)字其琛,河南睢县人,3岁时折右臂,8岁入塾,敏于学,喜绘事。14岁拜师名画家荣海晏,升堂入室,倍受器重,17岁随其恩师赴开封、许昌、豫西、豫北各地习字卖画。因右臂残疾,以左手写字作画,临习唐宋明清历代画40多年,又得荣师真传,擅长工笔,写意花鸟画、山水、人物兼能,汉、隶、草书法用笔,气静神凝。在豫中大地被称书画名家“袁左手”。

1957年开封、商丘地区患水灾,当时年已花甲的袁伯泉,抱病作画200余幅,奔赴汴、洛各地义卖赈灾,全部义款送交政府。当时的开封日报均有报道,人民感戴。曾聘任开封汴绣厂绘画美术师,并带徒培养人才多名(如王少聊、伯翠、吕宗风、唐清林、吴玉兰等)。1957年首都人民大会堂绣《清明上河图》赴京观摩原作,并指导绣制。袁先生的花鸟画得荣师亲传,栩栩如生。人物画如《张衡》、《李时珍》亦形神兼备,深受海内外好评。
王顺喜供稿



应市芭蕉(油画) 符罗飞

新书架

《故乡有灵》

田健

在他的故乡,他的昨日,时光渐行渐远,万物愈灵愈美。

那些远去的吃食,年糕、芥菜、酒酿;那些久违的鸟兽,梁上燕、村狗;那些消逝的人事,木匠、酒徒、和尚;那些漫漶的时光,午后、暮色、春雨;那些生锈的地方,寒溪、池塘、漏屋……在时光照耀后都有一种惊人的美,连晒太阳、闲坐回首起来都那么勾魂摄魄。

花如掌灯说荒村景物,人事以及物是人非,追忆流年,随想故旧,心似丝,文如苔,织成岁月的绿毯,这里是另一种深思,是安静的田园,亦是悠远的古典,再不落笔就忘了。

他安静,我们喧嚣。而为什么他闲敲棋子,却正好打在你我心头?《故乡有灵》,读它,回家。

郑州地理

双庙

许海龙

在荥阳市豫龙镇楚庄村有两座相连的庙宇,人称“双庙”。双庙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呢。

相传很久很久以前,村里连年大旱,庄稼枯萎绝收,人畜吃水都成了问题,村民就上书告状,最后告到玉皇大帝那里,玉皇大帝就派人下来察看民情,所到之处果然烈日当头,大地焦黄冒烟,禾苗干旱,颗粒无收。来人报告了玉皇大帝,玉皇大帝就命令下雨,立马瓢泼大雨下个不停,庄稼受到阳光雨露,茁壮成长,可老天爷一下就没完没了,庄稼丰收在望可无法收成,即使谷物收回打场时,仍乌云密布,雷电交加,大雨把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的收成淋得发霉变质,老百姓又上书玉皇大帝,玉皇大帝这次亲自下凡,察看后愁眉苦脸,左右为难,不下雨吧,庄稼就要干旱绝收,下雨吧,庄稼就会淋坏变质。这时,身边的王母娘娘灵机一动,说我有个办法:你不会夜晚下雨,白天晴天,需要雨时下雨,需要阳光时天晴。从此玉皇大帝就听从建议,早时下雨,涝时有日,风调雨顺,村民年年丰收,和谐相处。村民为记着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功劳,就在村上建造庙宇两座,两座庙宇相互连理,人称双庙,以前此村也称“双庙村”,后来楚姓人家入住此村,该村改名楚庄村。

和耀卿雪夫妇

贺语炽如火,燃我胸中血。阔别四十载,欲言何其多。

心随春风去,叩问老同学。情作爆竹响,高唱祝福歌。

寄常耀华

历久见情真,知音能几人?新春念旧雨,翘首遥祝君。

写给亲友

高继恒

寄李奔放

发白笔不老,长吟气犹豪。小镇大贤才,德艺寿三高。

外孙田子明

十口田万顷,甲由申四通。称子即硕学,日明则精英。

王生生日——大寒之歌

王者气象非一般,降生偏偏在大寒。大寒本是吉利日,阴阳冷暖紧相关。

冬去春来又一季,辞旧迎新又一年。万物复苏在此刻,艳阳高照在明天!

为赵春江画像

布衣进城号村童,笔打江山大路边。长镜聚焦向西域,为绘天下登珠峰。

文苑撷英

古代文人与柳佳话

陈永坤

春回大地,杨柳依依。古往今来,不少文人墨客与柳结缘,留下佳话。

东晋文学家陶渊明,吟咏着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”,回到了故乡归隐。不戚戚于贫贱,不汲汲于富贵,淡泊明志,随遇而安。在宅院边亲手栽上五棵柳树,并常在柳树下吟诗作赋,终生与柳朝夕相伴,生死不渝,后人称其为“五柳先生”。

唐代文学家柳宗元,因施行变革,被唐宪宗贬到柳州担任刺史。他怀着忧国忧民之思,兴利除弊,倡导植树造林,身体力行,亲自在柳江边种了很多柳树。数年后,柳州到处绿柳成荫,柳宗元特作《种柳戏题》一诗抒发情感:“柳州柳刺史,种柳柳江边。谈笑为故事,推移成昔年。垂荫当覆地,耸干会参天。好作思人树,惭无惠化传。”人们为了纪念他,修了柳侯祠,有“柳州柳”的美号。

唐代诗人贺知章,他平生只爱两样东西:一是酒,二是柳。他常与李白、张旭在柳荫下狂饮赋诗。有一年初春,三位诗人又在柳下对饮,贺知章醉眼朦胧,望着“恰似十五女儿腰”的柳丝,诗兴大发,朗声吟咏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堪称千古绝唱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,晚年从京城长安回到东都洛阳,在庭院中广植柳,并挥毫写下《种柳三咏》:“白头种松桂,早晚见成林。不及栽杨柳,明年便有荫。春风为催促,副取老人心。”每当清明节,门上必插柳枝,并令子孙戴柳冠,常言“清明不戴柳,红颜成皓首”。因此有“柳诗翁”之誉。

宋代文学家苏东坡,崇拜柳之顽强生命力,故他走到哪里,就把柳植到哪里。谪居黄州时,植柳于“蕪棘瓦砾之场”。这块地有坡度,面向东方,因此被称为“东坡居士”。来到杭州,发动百姓在西湖筑堤(即今之苏堤),“植芙蓉柳其上,望之如画图”,“柳浪闻莺”成为西湖著名一景。至今当地人仍称一种垂柳为“学士柳”呢。

明末清初作家蒲松龄,一生穷困潦倒,70多岁才熬上个贡生。但他不求高官厚禄,却回到故乡蒲家庄,临泉而居,在泉边栽了很多柳树,自称“柳泉居士”。他在柳树下与乡亲及过往行人神聊,写下了令人拍案称奇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护士冲进来,把我向外推:“你神经病啊?没看病人昏迷着嘛!赶紧出去,出去!”

我朝着病房大叫:“麻辣烫,我不接受!我不接受……”

我被两个护士架着,往外拖。她们把我强塞进电梯,按了一楼。电梯门关上,我被锁在了徐徐下降的电梯里,我拍着门嚷:“麻辣烫,我不接受,不接受……”

电梯门缓缓打开,我跌到了地上,我突然觉得好累好累,身子软得一丝力气都没有。

妈妈走了,爸爸走了,我在再承受不了一次死亡。

陆励成一直轻拍着我的背,低声说:“乖!不哭了,不哭了。”他就如哄小孩子,可也许正因为这个动作来自童年深处的记忆,曾带着父母的爱,竟有奇异的魔力,我的情绪慢慢平静。

等我哭累了,不好意思地抬头时,才发现他半边脸红肿,好像被人一拳打在脸上。

“警察打你了?他用了暴力!你找律师了吗?”

他不在意地笑:“我差点把人家撞翻车,他冲下来打我一拳靠扯平。”

陆励成回来后,问我:“宋翊一直守在麻辣烫病房前,打都打不走,他的样子很糟糕,你要不要去看看他?”

我疲惫地说:“我暂时不想见他,我们先去处理一下你脸上的伤。”

他说:“算了,一点小伤折腾两三个小时,有那时间还不如回家睡觉。”

因为是周末,看病的特别多,不管是挂号的窗口,还是取药的窗口都排满人,光排队都累死人。

我问:“你家里有酒精什么的吗?”他呆了一呆,说:“有。”

“那就成。”

已经走出医院,他却说:“你先去车边等我,我去趟洗手间。”

我点点头,一会儿后,他才回来:“走吧!”

周末的早晨不堵车,去他在市中心的家只需30分钟左右,可因为他一夜没睡,竟然开错路,我们多绕了将近20分钟才到他家。

他让我先在客厅坐一坐,进去找了一会儿,拿出个特等华的急救箱,我当场看傻了:“你抗地震?”

他呵呵笑着没说话,打开箱子,一应俱全,我偏了偏脑袋,示意他坐。我用棉球蘸着酒精先给他消毒,他低眉顺眼地坐着,安静得异样,完全不像陆励成,搞得我觉得奇怪怪

的:“你怎么不说话?”

他笑了笑,没说话,我把药膏挤到无名指上,尽量轻柔地涂到他的伤口上。

“OK!一切搞定。”我直起身子向后退,却忘了急救箱放在身侧,脚被急救箱的带子绊住,身子失衡。他忙伸手拉我,我借着他的扶力,把缠在脚上的带子解开。

已经站稳,我笑着抽手:“谢谢。”

他好像一瞬间仍没反应过来,仍然握着我的手,我用了点力,他才赶忙松开。他凝视着我,似乎想说什么,我一边收拾急救箱,一边疑惑地等着,最后,他只是朝我笑了笑。

我把急救箱放到桌上,去提自己的手袋:“我回去了。”

他去拿钥匙:“我送你。”

“不用了,我打的回去,你一整天没睡,别开车,我还不放心。”

他没多话,陪着我下楼,送我上了计程车。

回到家,吃了两片安神药,一头扎到床上,昏死一般睡去。

醒来时,头很重,身体很累,不明白自己为何大白天睡在床上,一瞬,才记起前因后果,突然间很想再去吃两粒药,我已经太疲惫!可终是不能放纵自己。

爬起来,洗完澡,赶去医院。刚出电梯,就看到宋翊和陆励成并肩站在窗

前,没有交谈。

听到脚步声,陆励成转头看向我,我问:“麻辣烫醒了吗?”

“醒了,不过她不肯见我们。”

刚推开病房门,在沙发上打盹的王阿姨立即警觉地直起身子,看是我,才放松了表情,又坐回沙发上。

我走向病床,麻辣烫听到声音,侧头叫:“妈妈?”

我呆住,疑问地看向王阿姨,王阿姨眼里含着泪水说:“是苏蔓来看你了。”

此时,我已走到她的病床前,麻辣烫笑着说:“哦!我看出来了。”

我俯下身,问她:“你感觉怎么样?”

“很好。”

看着她脸上的微笑,我想大哭,又想怒吼,很好?这就是很好吗?可一切的一切只能化做沉默。

麻辣烫叫:“妈,我想和蔓蔓单独待一会儿。”

王阿姨立即站起来:“好,你们说话,我下去转转。”

“妈?”

“什么?”王阿姨手搭在门上问。

连载

柳含烟叹了一口气说:“我这么多年,生怕你会对我说你已经有家庭了,我好怕,我甚至都不敢让你说话,我怕听到坏消息,我怕听到你说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了。现在,我必须告诉你,颜浩林,我爱你,但是你必须给我和她一个交代,我知道这很残忍,那么,你愿意跟我离开这里吗?我们随便去什么地方都行。”这么多年的,她的生活中只有他一个人,他负责她所有的开销,心甘情愿地让她快乐,而她,只能疼痛地面对着这一切。

颜浩林带着哭腔问:“我们就这样,不好吗?”

“我以前也以为这样很好,可是现在,我想要完整的你!”是的,柳含烟觉得是时候摊牌了,她爱颜浩林,特别是当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知道她的存在后,她必须要让颜浩林选择,这算是仁慈,也是一种残忍吧。

“给我一点时间好吗?”颜浩林也没想到,想当年那个柔弱瘦小的女孩,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坚韧而顽强的女人了。

“我等你,因为我爱你!”为什么在说“我爱你”时,心里不像以前那样甜蜜,反而是疼痛无比?怎么会觉得它就像是一根针在蠕动。

颜浩林离开了,背影显得那么苍老而落寞,柳含烟于心不忍,但又能怎么办呢?爱情是自私的。不是吗?她越是痛苦,越想帮助林若兰,一个为情所困的女人,是那么无能为力,让人心疼。可能,林若兰并不算是为情所困,她只不过是寻找一份她丢失了的爱情。

柳含烟回复了一条徐世伟的留言:“为什么要跟我见面?”

“你写出了很多我想说但说不出的愁绪。”

“愁绪?”

“是的。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愁,但它一直都藏着,你的文字勾起了它,让我发现了自己有血有肉的灵魂。”

“明天中午10点。”柳含烟随即把地址留给了他,她的文字让他发现了他的灵魂?多么的动听,殊不知,她一直都是用灵魂去写。

柳含烟心想:但愿我做的一切,都是对他们有帮助的;但愿他们能幸福地在一起,而不是不情不愿地被说服。

这时,茶餐厅里只有她一个客人,她从包里拿出一本书翻看着。

一个声音从她的旁边传来,询问道:“柳含烟?”

她抬起头,看到一张如阳光般温暖而谦逊的脸。他在笑,有点羞涩,像个大男孩。“是我。”徐世伟吗?柳含烟心想,他怎么来这么早?

“太好了,今天终于能见到您了,真不容易啊!”他连忙坐在对面,脱下外套,满脸惊喜地看着柳含烟。

“是不是发现我也只是个普通人,头上没长出一只角?”柳含烟打趣道。

他要了一杯绿茶,还给柳含烟点了一份花样冰激凌,如果不是开车来的,他也想喝酒。

“《道德经》?”徐世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时,就发现了她放在桌上的书。

“最近没什么书可看,不如读读《道德经》,领悟下《易经》。”柳含烟随手把书收起来,放回包里,她本不想让他看到的。

“太巧了,我最近也在看四书五经。”

“因为《道德经》,我开始敬畏‘水’,它可柔可刚,可强可弱,不强求,也不退缩,不抱怨,不骄蛮,无私而坦然。它就是人所向往的最高境界,它所有的灵性是我们毕生所追求的精神财富。”

“我很好奇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”

“一个普通的女人罢了。”

“只不过你善于观察人性,去思考生活,去理解生命的意思,去探讨别人身上的美德与缺失,从而去修正自我的生活,然后试着去感化别人。”柳含烟,我说的是吗?”徐世伟朝她微微一笑,就好像有许多梅花飘落。

“是,或者不是,重要吗?”柳含烟心想,他是懂我的。

她随手拿起一支烟,他连忙凑过来点上,他以为会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,但没有,他想这个身上有着书香气息的女人,还是不要喷香水比较好。

“生活要怎么过才合适?你的文章里说吕不韦是失败的商人,因为他为了自己的性命;说柳如是浪费了雄心壮志,因为她不懂得何时把握机会,牺牲小我;说诸葛亮胆小而权欲熏心,枉费了黄月英送给他的那把扇子;说慈禧并不是多么有能耐,而是有着猪一样的对手……”

“如你所说,不是应该尊重任何人的生活吗?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呢?”



成全

今何夕 著



孙其峰 书法